

学生必读珍藏文库 中国阅读学会 全国快速作文研究中心强力推荐

课

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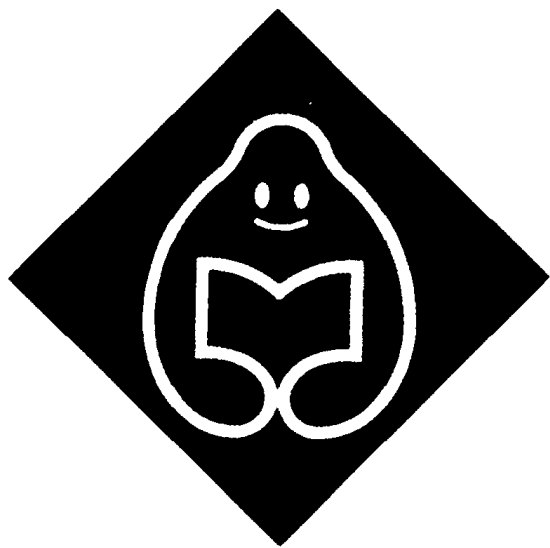


小说卷

名篇

高中版
主编：王安忆 梁晓声
顾问：臧克家 曹祥芹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高中版
课外名篇
小说卷

主 编：王安忆 梁晓声
湖南文艺出版社

课外名篇·高中版——小说卷

主编：王安忆 梁晓声

丛书策划：陈新文 颜家文
薛健 唐敏

责任编辑：陈新文 唐敏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：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印研所实验工厂印刷

*

200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1.75 插页：2

字数：263,000 印数：1—10,000

简易精装：ISBN7-5404-2545-8
I·1864 定价：17.5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我最初的故乡是书本

——《课外名篇》系列总序

梁晓声

这是一套为中小学生们选编的文学类课外阅读丛书。是为他们，不，同学们，是为开阔和丰富你们的课外阅读视野而做的一件事情。

你们一升到高二，便开始分科了。有的同学归入了文科班；有的同学归入了理科班。

但是你们啊，切莫以为这套丛书仅只是为文科班同学选编的，对理科班同学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。

因为，高考虽有文理之分，人却不应一生按高考的区别而活着。也就是说，人不分男女，不论所获是理科学位还是文科学位，多少有一些文学的修养，定比没有要可爱。何况，文学中不只有“文学”，还有其它“营养”种种。正如粮食里不只淀粉，还包含有别的维生素。

一个有读书习惯的人，是善于将安安静静的阅读时光当成一种享受的。会觉得比饱餐美食更是一种享受。会觉得比“泡吧”或沉湎于网络聊天室不能自拔更是一种享受。

有此体味的人，与他人是不太一样的。

他深谙生命有时多么需要孤独一下的道理。那时他以书为伴，一卷在手，仿佛与良师益友避开着喧闹，倾心相谈。自然，是值得一读的书。

而这一种享受，是要从学生时代便有所领悟的。正如好习惯是自小养成的。

同学们，我曾为你们写过一篇短文——《读是一种幸福》。

这套丛书将教你们体味个中幸福。

据我所知，同类丛书，辽宁教育出版社曾出版过一套，由王蒙和刘心武两位作家主编。高中之小说部分，还收录了我的《同学》一篇。

所以，湖南文艺出版社诚邀我作主编，并请我写序时，我是很迟豫的。

及至详阅了他们寄来的目录，我不再顾虑什么，表示主编可作，序也愿意写。

因为两套书的篇目是很不一样的。

多出一种同类书，也好。

文科的，已买了前一套丛书的，家里经济条件宽余的同学不妨再买这一套，相比较地阅读，阅读视野不是就扩大了一倍么？

家里经济条件拮据的同学，也是可以向买了的同学借读呀。

我十分尊重爱书的人其书自珍的心理。

但我是提倡一人有书，朋友可读的。只要借书的人爱护书，

常借常还就行。

我曾多次到中学和大学去与同学们座谈。

同学们往往提出这样的要求：给我们列一份读书单吧！

那是我们根本列不出来的。

在书店里，我置身于书的海洋，连自己也常感顾此失彼。

我甚至认为，那样的一份书单，已非今日之某一人所能开列。

现在好了，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们为同学选编成了这一套丛书。

这一套丛书是他们集中了几位优秀的编辑力量，辛辛苦苦工作了半年时间才确定篇目的。目录上有几篇及作者，对我也是陌生的。

我没从书中发现林语堂和他的文章。

林语堂和他的文章是我所喜爱的。

我将建议编者务必补选一二篇。^{*}

但愿同学们也会喜欢他和他的文章。

^{*} 遵照梁晓声先生的建议，我们特在《课外名篇·高中随笔卷》中补选了林语堂先生的《人生自然的节奏》一文。——编者注

我在是初中生的时候,根本不知道,也没听任何人谈过林语堂、徐志摩、梁遇春、沈从文、张爱玲。那时,国内是不出版他们的书的。连图书馆里也没有。现在,同学们不但能读到他们的书,以后上大学以后,还能在课堂上一起与老师分析之,欣赏之。

同学们所了解的中国文学,相对于我们那一代是完整的,而非残缺的。

同学们是幸运的。

人类的文字之运用于文学的写作实践,是最符合人性的实践,也是最能揭示人性之丰富细腻的内容的。

文学使文字不朽。

高尔基说:“书籍包含着我们的先人,以及我们同代人的灵魂。书籍似乎就是人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本身事业的谈论,就是人类心灵关于生活的记载。”而一位罗马皇帝的临终遗言则是:“我最初的故乡是书本。”

同学们,为自己拥有那一“故乡”而读这一套书吧!

尽管我们都不会愚蠢地梦想当皇帝……

2001年4月5日于京



- [中] 巴 金《月夜》 1
- [阿根廷] 博尔赫斯《沙之书》 11
- [日] 川端康成《伊豆的歌女》 19
- [美] 福克纳《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》 49
- [美] 海明威《光明净土》 65
- [中] 何立伟《白色鸟》 74
- [中] 贾平凹《满月儿》 82
- [日] 芥川龙之介《罗生门》 97
- [奥地利] 卡夫卡《乡村医生》 105
- [中] 鲁 迅《铸 剑》 115
- [哥伦比亚] 马尔克斯《奇迹贩子勃拉卡曼》 136
- [美] 马克·吐温《人生的五种恩赐》 150
- [法] 莫泊桑《两个朋友》 156

- 〔美〕欧·亨利《一千元》168
- 〔俄〕普希金《驿站长》177
- 〔俄〕契诃夫《艺术精品》192
- 〔爱尔兰〕乔伊斯《阿拉比》200
- 〔中〕沈从文《月下小景——新十日谈之序曲》209
- 〔中〕史铁生《命若琴弦》224
- 〔中〕苏 童《棚 车》252
- 〔中〕王安忆《王琦瑶》——节自《长恨歌》264
- 〔中〕王 蒙《无言的树》271
- 〔中〕汪曾祺《受 戒》284
- 〔波兰〕显克微支《灯塔看守人》306
- 〔中〕郁达夫《薄 奠》328
- 〔中〕张爱玲《封 锁》341
- 附 录 356



- 博尔赫斯像 12
- 川端康成头像 20
- 福克纳头像 50
- 和海明威有关的两张照片 66
- 作家贾平凹 83
- 卡夫卡自画像 106
- 马尔克斯素描头像 137
- 莫泊桑木刻像 157
- 和契诃夫有关的两幅图片 193
- 和史铁生有关的两张照片 225
- 作家苏童 253
- 王安忆在上海的老街区 265
- 显克微支线描头像 307
- 张爱玲自绘的作品《流言》的封面 342

面对面

巴金（1904—），现代著名小说家、散文家。原名李尧棠，字芾甘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激流三部曲》（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）《雾》《雨》《电》《憩园》《寒夜》等等；散文《随想录》五卷则具有以真情感动人的基本艺术风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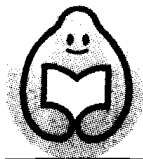
月夜

（中）巴金

巴金

妙语锦囊

寒冷的，寂寞的生，却不如轰轰烈烈的死。



阿李的船正要开往城里去。

圆月慢慢地翻过山坡，把它的光芒射到了河边。这一条小河横卧在山脚下黑暗里，一受到月光，就微微地颤动起来。水缓缓地流着，月光在水面上流动，就像要跟着水流到江里去一样。黑暗是一秒钟一秒钟地淡了，但是它还留下了一个网。山啦，树啦，河啦，田啦，房屋啦，都罩在它的网下面。月光是柔软的，透不过网眼。

一条石板道伸进河里，旁边就泊着阿李的船。船停在水莲丛中，被密集丛生的水莲包围着。许多紫色的花朵在那里开放，莲叶就紧紧贴在船头。

船里燃着一盏油灯，灯光太微弱了。从外面看，一只睡眠了的船隐藏在一堆黑影里。没有人声，仿佛这里就是一个无人岛。然而的确有人在船上。

蓬舱里直伸伸地躺着两个客人。一个孩子坐在船头打盹。船夫阿李安闲地坐在船尾抽烟。没有人说话，仿佛话已经说得太多了，再没有新的话好说。客人都是老客人。船每天傍晚开往城里去；第二天上午，就从城里开回来。这样的刻板似的日程很少改变过，这些老客人一个星期里面总要来搭几次船，在一定的时间来，不多说话，在舱里睡一觉，醒过来，船就到城里了。有时候客人在城里上岸，有时候客人转搭小火轮上省城去。那个年轻的客人是乡里的小学教员，家住在城里，星期六的晚上就要进城去。另一个客人是城里的商店伙计，乡下有一



个家。为了商店的事情他常常被老板派到省城去。

月光在船头梳那个孩子的乱发，孩子似乎不觉得，他只顾慢慢地摇着头。他的眼睛疲倦地闭着，但是有时又忽然睁开看看岸上的路，看看水面。没有什么动静。他含糊地哼了一声，又静下去了。

“奇怪，根生这个时候还不来？”小学教员在舱里翻了一个身，低声自语道。他向船头望了望，然后推开旁边那块小窗板，把头伸了出去。

四周很静。没有灯光，岸上的那座祠堂也睡了。路空空地躺在月光下。在船边，离他的头很近，一堆水莲浮在那里，有好几朵紫色的花。

他把头缩回到舱里就关上了窗板，正听见王胜（那个伙计）大声问船夫道：

“喂，阿李，什么时候了？还不开船？”

“根生还没有来。还早，怕什么！”船夫阿李在后面高声回答。

“根生每次七点钟就到了。今晚——”小学教员接口说。他就摸出了表，然后又推开窗板拿表到窗口看，又说：“现在已经七点八个字了。他今晚不会来了。”

“会来的，他一定会来的，他要挑东西进城去，”船夫坚决地说，“均先生，你们不要着急。王先生，你也是老客人，我天天给小火轮接送客人，从没有一次脱过班。”

均先生就是小学教员唐均。他说：“根生从来没有迟到过，他每次都是很早就到的，现在却要人等他。”

“今晚恐怕给什么事把他绊住了。”伙计王胜说，他把右脚抬起来架在左脚上面。



“我知道他，他没什么事，他不抽大烟，又不饮酒，不会有什么事留住他。他马上就会来！”船夫阿李从船尾慢慢地经过顶篷爬到了船头，一面对客人说话。他叫一声：“阿林！”船头打盹的孩子马上站了起来。

阿李看了孩子一眼，就一脚踏上石板道。他向岸边走了几步，又回来解开裤子小便。白银似的水面上灿烂地闪着金光。圆月正挂在他对面的天空。银光直射到他的头上。月光就像凉水，把他的头洗得好清爽。

在岸上祠堂旁边榕树下一个黑影子在闪动。

“根生来了。”阿李欣慰地自语说，就吩咐孩子，“阿林，预备好，根生来，就开船。”

孩子应了一声，拿起一根竹竿把船稍稍拨了一下，船略略移动，就横靠在岸边。

阿李还站在石板道上。影子近了。他看清楚那个人手里提了一个小藤包，是短短身材。来的不是根生。那是阿张，他今天也进城去，他是乡里一家杂货店的小老板。

“开船吗？”阿张提了藤包急急走过来，走上石板道，看见阿李，便带笑地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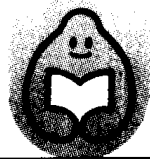
“正好，我们还等着根生咧！”阿李回答。

“八点了！根生一定不来了。”小学教员在舱里大声说。

“奇怪，根生还没来？我知道他从来是很早就落船的。”阿张说，就上了船，把藤包放在外面，人坐在舱板上，从袋里摸出纸烟盒取了一根纸烟燃起来，对着月亮安闲地抽着。

“喂，阿李，根生来吗？”一个剪发的中年女人，穿了一身香云纱衫裤，赤着脚，从岸边大步走来，走上石板道就唤着阿李。





“根生？今晚上大家都在等根生，他倒躲藏起来。他在什么地方，你该知道！”阿李咕噜地抱怨说。

“他今晚不曾来过吗？”那女人着急了。

“连鬼影儿也没看见！”

“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？人家正在着急咧！”那女人更慌张地问。

“根生嫂，跟你开玩笑，我倒没工夫！我问你根生今晚究竟搭不搭船？”阿李摆着正经面孔说话。

“坏了！”根生嫂尖声叫出了这两个字，只叫出了这两个字就转身跑。

“喂，根生嫂，根生嫂！回来！”阿李在后面叫起来，他不知道是怎么一事情。

那女人并不理他。她已经跑上岸，就沿着岸边跑，忽然叫起了根生的名字。声音里带着哭。

阿李听见了根生嫂的哭叫，声音送进耳里，使他的心很不好受。他站在石板道上就好像是呆了。

“什么事？”三个客人都惊讶地问了。阿张看得比较清楚。商店伙计爬起来从舱里伸出头问。小学教员就推开旁边的窗板把头放到外面去看。

“鬼知道！”阿李掉过头，抱怨地回答着。

“根生嫂和根生又闹了架，根生气得逃走了，一定是这样！”阿张解释说。“人家还说做丈夫的人有福气，哈哈！”他把烟头抛在水里，又吐了一口浓浓的痰，然后笑起来。

“根生从来没跟他的老婆闹过架！我知道一定有别的事情！一定有别的事！”阿李严肃地说。他现出纳闷的样子，因为他也不知道这别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事情。





“根生，根生！”那女人的尖锐的声音悲惨地在静夜的空气里飞着，飞到远的地方去了。于是第二个声音又突然响了起来，去追第一个，这个声音比第一个更悲惨，里面荡漾着更多的失望。它不曾把第一个追回来，而自己却跟着第一个跑远了。

“喂，怎么样？阿李！”小学教员翻个身叫起来，他把窗板关上了。没有人回答他。

“开船罢！”商店伙计不能忍耐地催促道，他担心赶不上开往省城的小火轮。

阿李注意地听着女人的叫声，他心上的不安一秒钟一秒钟地增加。他并不回答那两个客人的话。他呆呆地站在那里，听女人唤丈夫的声音，忽然说：“不行，她一定发疯了！”他就急急往岸上跑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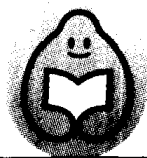
“阿爸，”那个时时在船头上打盹的孩子立刻跳起来，跑去追他，“你到哪里去？”

阿李只顾跑，不答话。孩子的声音马上就消失了，在空气里不曾留下一点痕迹。空气倒是给女人的哀叫占据了。一丝，一丝，新的，旧的，仿佛银白的月光全是这些哀叫聚合而成的，它们不住地抖动，这些撕裂人心的哀叫，就像一个活泼的生命给毁坏了，给撕碎了，撕碎成一丝一丝，一粒一粒似的。

三个人在泥土路上跑，一个女人，一个船夫，一个孩子。一个追一个。但是孩子跑到中途就站住了。

船依旧靠在石板道旁边，三个客人出来坐在船头，好奇地谈着根生的事情。全是些推测。每个人尽力去想象，尽力去探索。船上热闹起来了。

女人的哀叫渐渐低下去，于是停止了。阿李在一棵树脚下



找到了那个女人，她力竭似地坐在那里，身子靠着树干，头发散乱，脸上有泪痕，眼睛张开，望着对岸的黑树林。她低声哭着。

“根生嫂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有什么事，你讲呀！”阿李跑上去一把抓住她，用力摇着她的膀子，大声说。

根生嫂把头一摆，止了哭，两只黑眼睛睁得圆圆地望着他，仿佛不认识他似的，过了半晌她才迸出哭声说：“根生，根生……”

“根生怎么样？你讲呀！”阿李追逼地问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女人茫然地回答。

“呸，你不知道，那么为什么就哭起来？你真疯啦！”阿李责骂地说，吐了一口痰在地上。

“他们一定把他抓去了！他们一定把他抓去了！”女人疯狂似地叫着。

“抓去？哪个抓他去？你说根生给人抓去了？”阿李恐怖地问。他的心跳得很厉害。根生是他的朋友。他想，他是个安分的人，人家为什么要把他抓去。

“一定是唐锡藩干的，一定是他！”根生嫂带着哭声说，“昨天根生告诉我唐锡藩在县衙门里报告他通匪。我还不相信。今天下午根生出去就有人看见唐锡藩的人跟着他。几个人跟着他，还有侦探。他就没有回家来。一定是他们把他抓去了。”她说了又哭。

“唐锡藩，那个拚命刮钱的老龟。他为什么要害根生？恐怕靠不住。根生嫂，你又不曾亲眼看见根生被抓去！”阿李粗声地安慰她。他的声音不及刚才那样严肃了。

“靠不住？只有你才相信靠不住！唐锡藩没有做到乡长，